

袋鼠媽媽喊救命

——何春蕤 & 朱天心

你在路上觀察過

帶著孩子的女人嗎？

留在你腦海的印象是什麼？

——滿頭大汗找廁所把尿。

——給哭鬧的孩子一個巴掌。

——給不耐煩的公車司機轟下車。

她們的苦悶，你了解嗎？

何春蕤：很多人一提到「不上班的女人」都會直接反應，「哇！好輕鬆！」果真如此嗎？問問袋鼠族，可能會有不同的答案。

朱天心：問我好了。自願扮演了兩三年袋鼠族的角色，像隻母獸，終日盯著那隻毫無理智的小獸，每天只能說些簡單的兒語，我常懷疑自己連正常的語言能力都喪失了。

何春蕤：每個女人全心投入照顧幼子的階段，生命猶如被吸血過多似的消耗殆盡。可悲的是，當母袋鼠盡其生命來照顧孩子時，卻被視為是沒有生產力的一群，這實在很不公平。

朱天心：就拿寫作來說吧，男性在家專心寫作，大家肯定他們是「專業作家」，不為五斗米折腰；我在家帶孩子兼寫作，卻被譏為「閨秀作家」，不食人間煙火。一切的評價，完全把袋鼠族摒棄於社會主流價值之外。

何春蕤：我們的社會常以做什麼工作來界定一個人的價值，而家庭主婦沒有領薪水，就表示沒有工作、沒有生產力，其實家庭主婦在家做家事，帶孩子，也是在工作。

朱天心：不但沒人支付薪水，我們一旦選擇當家庭主婦，似乎就會被界定為沒有知識、不求長進、幼稚保守的角色。不少職業婦女時常在我們面前抱怨她們有事業和家庭的雙重壓力；言下之意，家庭主婦是多麼輕鬆似的，其實家庭主婦的壓力，由於非我族類，是很難真正體會的。

何春蕤：職業婦女壓力固然大，但是她們的呼聲也大，不像家庭主婦，一直扮演「沒有聲音的女人」，可以說是社會上的弱勢族群。

朱天心：豈止是弱勢，甚至還是被孤立的族群。想想看飯店、咖啡廳、電影院等一些工作族下班後去的場所，絕不容一個媽媽帶著孩子出沒；朋友間的問題，也很難插上嘴，久而久之，袋鼠媽媽就只能出沒於一些畸零角落，與社會脈動脫節，成了「畸零族群」。

何春蕤：的確，我們社會很多休閒場所的設計，幾乎都不適合帶孩子出入的。我們留給袋鼠族的空間既是如此狹窄，又如何要求他們拓展生活空間呢？

朱天心：其實當一個袋鼠族，最大的干擾，有時還是來自周遭朋友價值觀的比較。我有一個朋友，十分嚮往做家事、帶孩子的樂趣，於是辭去工作，專心當袋鼠族。但是她的朋友，總會有無意识地告訴她「沒工作的人，是沒有價值的人」如此的訊息。我常懷疑，一個不被聘雇的人，難道在社會上就真的沒有價值了嗎？

何春蕤：說主婦是沒工作、不事生產是很偏頗的論調，女人在家扮演廚子、管家、女傭、保母、家庭教師，為家庭省下的每一筆錢，就是她所賺到的。每次聽人說，女人從先生那兒揩油存私房錢，我就很生氣。主婦自己存錢是天經地義的事，先生是必須付予太太薪水的。先生賺的錢，在扣除家庭開銷後應均分二等份，一半是太太的薪水，才是公平。

朱天心：如果大家都有這種夫妻平權觀念，就太好了！肯定了主婦在家的價值，主婦能理直氣壯的干活。

何春蕤：報紙常報導有些媽媽帶著孩子投河自殺，很多人大概很難以理解，何以家庭主婦不用負擔家計，不須拋頭露面，每天單純的過日子，情緒還會走上死胡同。

朱天心：沒錯，我們的社會是不太允許家庭主婦有太多情緒上的波動，甚至很多文章還會用「帶孩子是多麼快樂、偉大、有成就感」這種話語，來麻醉家庭主婦的情緒。一旦主婦發現自己表現得不如書本上所說的那般快樂、偉大時，心理難免就會有所衝突，其實這又是袋鼠族另一種難以突破的困境。

何春蕤：談了那麼多，我想做一個結論，有孩子的已婚婦女之所以變成袋鼠，是這個社會壓抑女人、

犧牲女人、扼殺女人的結果。我們應該要求社會的組織和分工方式徹底改變，好讓女人不必再做袋鼠而可以做自我實現的女人。（本文是朱天心與何春蕤的一次對談，由《聯合報》記者朱鈴珠所記錄整理。）